四季

白露为笺

□吴忠溪

清源山顶漫云纱，晋水江边舟自斜。忽见青葵凝玉露，方知天地转清华。不知不觉，暑气日退，秋意渐浓，白露已至。

白露的泉州，并未见霜，但凉意已攀上九月的眉梢。这凉绝非北国那般凛冽的凉，而是海天之间漫漶的澄澈，是海风与季风缱绻的诗笺，如德化白瓷透光的温润，似南音洞箫呜咽的清幽。

晨起推窗，可见远处岚霭浮动，昨夜暑气化作今日氤氲，沾湿了古城燕尾脊上的陶俑，浸润了开元寺的菩提叶。文庙里那两棵施琅将军亲手种植的三百年老榕，垂须犹带宿露，恍若千年时光凝结，坠在惠女的银簪尖；这露水，只温柔地濡湿红砖古厝的窗棂，将木棉絮染作透明珍珠，在古厝巷弄里飘成一场烟雨。那雨丝轻吻着蟳埔女的簪花，在蚵壳厝间织就晶莹的罗幔，每一颗水珠都映照着一个朝代的容颜——宋元的海丝晨光、明清的市井烟火，皆在这露水中轮回。

文兴渡口石阶渐冷，讨海人收起最后一网星芒。自古老波斯漂洋过海而来的素馨花，暗蓄了三季的香，终于在此刻绽放出最清冽的韵致。驻足晋江入海口，可见工地上的起重机，在晨雾中把东海湾叫醒，铁臂轻摇时震落无数露珠，恰似阿拉伯商人遗落珍珠落玉盘的清响。这是海神馈赠的白露之礼，咸涩里藏着大地暑气最后的倔强。

清净寺拱门下的露水别有玄机，它们沿着波斯纹样缓缓滑落，在花岗岩上绘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湿痕。而关岳庙香火依旧旺盛，一点不因季节而变，烛泪与露水交融在青石香案，凝固成红绸幔帐下的琥珀珠玑，与红脸关帝爷形成一文一武的妙趣。最妙是番仔楼前的滴水兽，口中终年吐露甘霖，白露时节尤甚，竟在晨曦中架起七彩虹桥，连接凡尘与沧海。

好茶的泉州人，清晨早起，以沸水激荡茶魄，茶汤倾注时，可见露华凝杯，琥珀光中浮动着清源山的雾霭、洛阳桥的霁月、戴云山的秋岚。

午时的骄阳，似二十几岁的青春，总会把人间清澈的白露烘干，让脸庞多了几颗焦虑的痘痘，少了一分宁静的清欢。

而当暮色四合，深巷里飘起水丸汤的鲜香。祖母们蒸起白鹭造型的米粿，蒸汽朦胧了雕花镜框里远在南洋亲人的旧照片。那些发黄影像里的南洋侨批，墨迹间似乎还沁着昔年的露水——那是祖父跨海远航时，衣襟沾染的故园晚露。

老戏台上高甲戏正演《陈三五娘》，旦角水袖拂过台前盆花，带起露珠纷扬如碎玉，台下老人茶杯里便落进几分戏文的缠绵。忽有南音自深巷飘来，琵琶弦上跳动着露滴的韵律，曲声攀上东西塔的铃铎，惊起宿露簌簌而落，恍若天星碎坠，润了施琅将军战袍上的刺绣，醒了李贽书院墨痕里的虬龙。唱词掠过老君岩的眉须，在那抹永恒的微笑里注入秋的哲思——露水虽微，可映大千；节气轮转，道法自然。

第一盏路灯染黄石板路的潮湿，我忽然发觉：泉州的白露从来不是霜华，而是大海与土地相恋时沁出的甜露。它让刺桐花在秋日重绽朱颜，令老君岩的衣褶永远葆有春日的润泽。那些露珠里浸泡着宋元明清的月光，折射着千万侨胞凝望故乡的眸光。你看侨批馆里那些泛黄信笺，字里行间浮动的何尝不是乡愁的露珠？它们跨海越洋而来，终于在故土的秋夜里凝成永恒。

子夜后升起的那钩残月，弯细如娥眉，光淡如水，带着几分清冷。中山路骑楼廊柱凝着薄露，折射出霓虹与冷月交织的光影。“白露暖秋色，月明清漏中。”唐代诗人雍陶笔下白露时节秋色与月色交融的景象，在此处得到具象的呈现。

昨日处暑作笔，今夕白露为笺，写不尽人间烟火暖凉。已为知天命之翁叟，我可抛却人间俗尘烦恼，且取清源洞的云露烹茶，以洛阳潮声佐曲，在渐凉的秋风里，赚取无数个逍遥自在。

人间至味，从来都是清欢如水，露凝成珠；最暖归心，终究胜却暮云春树，烟火如常。

且看那露珠滚过菩提叶尖，坠入孩童仰起的笑靥，刹那间绽放出整个春天的晨光——原来最深的秋意，终究要化作人间温情的初露。

白发青丝倏转眼，流年暗逝莫须言。秋风若少怜芳意，何复期吾再少年。白露，是暑气的驿站，明年终究还来。青春，却不能半途休息。

食事

白露食龙眼

□卢 易

泉州人的白露，总绕不开一碗龙眼甜汤。

年少时对节气没什么概念，只知道每逢白露前后，院子里那棵老龙眼树挂果了，阿嬷就会搬张竹椅坐在树下，慢悠悠地剥龙眼。泉州人常说“白露吃龙眼，一颗顶只鸡”，阿嬷对这话最是当真。那时候新鲜龙眼不似如今四季都有，一年就等这一季，她总要挑个大饱满的，采上满满一筐，一半剥给我们几个孙儿当零嘴，一半留着煮龙眼鸡蛋汤。我总是蹲在阿嬷膝头凑热闹，小手频频伸向她宽厚的手掌，把剥开的果肉塞进嘴里，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，阿嬷就笑着用袖口给我擦拭，指尖沾着果渍，带着淡淡的果香。

阿嬷煮龙眼汤向来用文火，搪瓷锅搁在小煤炉上，咕嘟咕嘟冒着细泡。她先把果肉炖软，再顺着锅边滑进两颗土鸡蛋，等蛋凝成型，最后放一小块红糖。煮得差不多，便盛进瓷碗，汤色清润，甜香不冲，一口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。年幼的我总爱追问：“阿嬷，为什么非得白露这天吃，平时吃就不行吗？”阿嬷又往我碗里舀一勺果肉，脸上漾着慈祥的笑意：“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，这时节的龙眼沾了晨露，最养人，吃了它呀，整个秋天都不口干。”那时我只当是老人家的执念，捧着碗只顾贪恋那一口甜。

后来我到北方上大学，带了一罐阿嬷晒的龙眼干去宿舍，室友见了纷纷凑过来问：“这黑乎乎的是什么？”我随口答道，是留到白露吃的龙眼干。他们都笑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讲究。”我一时有些窘迫，竟渐渐觉得这是老掉牙的习俗，往后便很少再提起。这些年超市里的龙眼越来越多，各地出产的，还有数种进口品类，一年四季供货不断。奶茶店也时常推出龙眼风味新品，冰饮热饮，花样翻新。我喝过不少，甜度足够，可那甜味只浮在舌尖，落不到心底。

去年白露，忽然想尝尝这份渐渐淡忘的龙眼滋味，特意点了一杯龙眼奶茶。看着品相甚好，入口却甜得发腻，喝了两口便放下。那一刻，我蓦然想起院里那棵老龙眼树，想起竹椅吱呀的轻响，想起阿嬷沐浴在柔和晨光里，一颗一颗剥龙眼的安然模样。骤然醒悟，纵然远走他乡，我始终放不下故乡的滋味，走不出沉甸甸的记忆。难忘亲人借时令的由头，把款款心意揉进食物，融进缓缓流淌的岁月。

今年白露前夕回家，妈妈早已挑好饱满硕大的龙眼，在阳台摆上凳子与铁盆，一颗一颗细细地剥。她没有完全沿用阿嬷的老法子，添上去芯的莲子与干百合，不无得意地对我说：“这是我刷短视频学的，叫百合龙眼汤，清润不上火，等会儿你尝尝。”我坐过去同她一起剥龙眼，指尖沾着黏腻的甜汁，触感竟和儿时记忆分毫不差。阳光落在妈妈的手背，我依稀看见当年龙眼树下阿嬷的影子。

（CFP 图）

白露食龙眼的食补传统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。从阿嬷的龙眼鸡蛋汤，到妈妈的百合龙眼汤，做法更迭，口味微调，藏在吃食里的温情却从未改变。一碗寻常甜汤，借着白露时节，把代代相传的牵挂熬进烟火日常。舌尖尝到的是龙眼的甜，心中安放的是绵延不息的节气传统，刻入骨髓的，则是游子挥之不去的念想。

诗语

白露雅韵

□林秋蓉

月光涌动
长短句在茶盏里
沉沉浮浮
院角的花卉
倾吐丝丝缕缕幽香
白露轻轻覆满枝丫
远山近水，坠入
虫子低低的吟唱里

窗外，清涧琤琤琮琮
松柴微火摇曳
在炉膛渐冷之际
加二两乌桕叶
添二捆玉兰枯枝
重新燃起草木之香
照亮泛黄的诗稿
以及琴弦、古道等喻词

时间的邮差身骑白马
正穿过松针簌簌的山林
笃笃而来

戏 台

□林 珺

关于戏台的最后记忆，停留在送别爷爷那日。从祖厝走出，拿着一朵花，一眼看见了不远处那个孤单的戏台。

幼时，戏台曾一度是故乡的中心。还记得那些燥热的傍晚，熙熙攘攘的人群拥挤在此，年幼的兄弟姐妹们紧紧拉着手。爷爷搂着我们，等着夜色渐浓，等着锣鼓敲响，等着大伯一路小跑，买来我们最爱的饮品。那时的我们并不懂戏，台上演绎的真实或是虚假都与我们无关，孩子们向往的只是那种踮脚眺望的感觉，以及在四处奔腾的热气里，有一刻瓜分零食的快意。

而对大人来说，或许戏也不是最重要的。台上不论多么光鲜亮丽的角色，一旦转身而去，便要埋没在人海之中。哪有那么多的流连忘返，哪会有那么多的惊天之作，时过境迁，人们能记住的大多是和自己有关的——那时候一起看戏的人、一起看戏的心情，某一次喧闹之中的相视一笑，以及某一场突如其来的心灵冲击。

只是不知，在哪一次曲终人散之后，戏台的热闹就已戛然而止。

人群从这里慢慢散去，路过那靠着三角梅的围墙，穿过马路边那茂密的树丛，沿着那临海的公路，散到每家每户；又在晨光之中搭乘那迎风启航的帆船，再顺着远方那若隐若现、连绵起伏的山川，散到五湖四海、天涯海角。

还记得那时，咸咸的海风里偶尔还能带着一丝甜甜的番石榴味，但一阵吹过，便不再寻得。那疾驰而去的不仅是离家的列车，还有旧时光里的人和故事。

我们从小看戏的地方，已离我们越来越远，远到偶有回去，也总想不起去那里看看。家乡开始变得陌生，走在路上，身边路过的人哪怕儿时见过，也终归是变了模样，记忆不再清晰。人们看似相识，却常常不敢点头问候，直到默默错过。那些卖冰棍的小卖部、卖大骨头的肉铺、卖小饼干的超市，即便有的还留着门牌，也不再是旧时模样了。

年久失修，曾经辉煌高大的戏台变得破落、斑驳，已经多年没有戏班再来演出。周边修起了篮球馆、运动场，四面环绕着各式各样的洋房，依然有络绎不绝的人们穿梭于此。那种蓬勃的生命力，还在。

从戏台走出，穿过马路，便是我们的祖厝。那条马路蜿蜒曲折，唯独这一段修得笔直而气派。透过祖厝那扇虚掩的门，能隐约望见里面的人们。那里灯火彻夜长明，人群来来往往，笑声里或藏有悲伤，泪水中也常有感慨与欣慰。从这里离开的人们，会在一些特定的时候短暂重逢于此——婚丧嫁娶、金榜题名，而一别之后，便多年再难相见。维系彼此牵绊的，是留守此地的老人们，只是许多人的名字，已被时光轻轻划去。

我们从小看戏的地方，也在看着我们各样的人生。同出于此，再次归来，有人腾达，有人落魄，有人远游，有人安居。人生，也像是一场戏，起起伏伏，变化多端。

但是，那条归家的路，不论修砌多少次、相隔多少年，总还是记得如何去走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总会像儿时那样，忘却风尘仆仆的疲倦，放下不尽如人意的低沉，欢快而喜悦，奔跑又跳跃。功成名就，或是泯然于世，都无关紧要。我们最初的模样，便是家乡给我们的定义：纯真、美好、恣意、悠然。

那才是我啊。

乡情

众生

墨 韵

□杜珊虹

五年前，刚涉足诗词界，与诗友闲谈清叙之际，便屡屡听闻先生的雅誉。先生深耕诗苑联田，翰墨声名远播，我却始终无缘拜识。素来爱墨之人，大都以笔为心媒，敛万千气韵于腕底，托一腔情怀于素笺。每每念及，心中便遥想先生该是这般温润洒脱的雅人风致。

初次得见先生本人，是去年暮春。薄雾轻笼的山巅之上，众人环立，他凝神敛气，挥毫落纸，狼毫在四尺宣纸上从容游走。“云烟供养”四字次第落墨，笔线之间既藏着山之灵秀，亦承载着古城悠悠文脉。那一番翰墨风采，自此便久久留存于记忆深处。

再度相逢，是在学堂之内，聆听先生的书法讲学。先生谈吐温雅，言辞清朗，从容梳理艺文源流，追溯笔墨根脉。端坐堂下静听先生论道，我沉浸在悠悠翰墨书香里，心底生出无限向往，期盼能真正与笔墨结缘，静心体悟书法之中独有的风雅与深意。讲学毕，先生赋就一首书院讲学有感的七律，诸多诗友纷纷步韵酬和，我亦心有所感，欣然提笔敬和。

一个夏夜，我携王羲之《圣教序》临摹习作，顶着大风登门求教。刚踏入书斋，浓郁墨香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。四壁之间、书案之上，乃至地面，处处摊放着书法作品。纸张尺幅各异，色彩不一，诸体风格纷呈：端严的隶书，于波磔起伏间暗藏万千气象；方正的楷书，横平竖直之中尽显规矩的力量；奔放的草书，挥洒处尽是自由与洒脱。

窗外狂风呼啸，路灯映照下的大树，枝叶翻飞缭乱，恍如披散长发，乘风漫舞。书斋之内，七八位白发学子围立先生身侧，宛若花瓣簇拥。先生逐一点评众人习作，细细剖析每幅作品的妙处与不足，语调温润，似陈年茶汤缓缓回甘。学子们时而发问请教，时而颔首沉思……我亦静立其后，随众人一同聆听观摩。

少顷，案侧茶壶中活水翻沸，白汽缓缓腾升，热气流漾开来，与漫逸的墨香彼此相融。满室清雅安和，尘嚣尽隔。

待将诸位学子的作品一一讲评完毕，先生方才注意到立于一旁的我。他接过我的临摹习作，目光沉凝专注，逐字逐笔细细审视。

“‘大’字末笔当如轻舟横渡，收势沉稳；你这一笔，却似急桨斜插，失了平稳。”先生指着开篇一字，微微蹙眉，直言习作弊病。

随即他从架上取来一张宣纸，折出规整小方格，提笔便为我现场示范。羊毫饱蘸浓墨，笔锋漾开月华般温润微光。长年握笔作书，经岁月淬炼，他指节凸起的纹路格外分明。灯下光影之中，先生从容运笔，静时如禅者入定，不事张扬；动时若惊鸿掠影，提按转折之间，挥洒纵横自如。

世事喧嚣，而翰墨可安人心。这一缕悠悠墨韵，自此常驻心底，时时鼓舞我于素纸之上，静心求索。

每日佳句

向内看，你会发现真正的力量不依赖外物。

天伦

桂树下的守望

□彭乃明

不知何时，家门口“埕头”栽下一棵树。我叫不出它的名字，只知枝叶格外繁茂。父亲称它“公路树”，只因通往山外的公路两旁，一路都是这般树木。阔大的叶片浓绿葱茏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柄撑开的巨伞，总引人想驻足树下，静静歇一歇。

树梢上空，三根黑色胶皮电线横贯而过，通向邻舍。常有燕子与其他飞鸟停歇其上，电线化作天然五线谱，藏着无人知晓的人间故事；鸟儿清脆的啼鸣，便是五线谱上流淌出来的歌谣。

树下摆着几块石板，勉强充当凳子，石面粗糙，坐上去并不舒坦。母亲却总拄着拐杖，娇小的身躯晃动，双手颤巍巍摸索着石块，慢慢挪到最靠边的那块石板上，目光习惯性望向远方的“大岭头”。

春雨绵绵、夏日灼目，秋风送爽、冬风凛冽，一年四季，她总会守在树下等候子女归来。逢年过节，这份守望更是日夜不曾停歇。“大岭头”蜿蜒着出山的公路，那是孩子们返乡的方向。

少时，我们静静坐等远行的母亲归家；而今角色互换，母亲守在这里，期盼在外安家的儿女归来。她的等候，比当年的孩童更加执着热切。常年病痛让她腿脚不便，日常起居离不开父亲照料，时常暗自愧疚，觉得成了孩子们的累赘，每每念及，总会红着眼眶埋怨自己无用。

后来，父亲把这棵树砍掉了。他担心树木持续长高，树冠触碰电线。这件事彻底惹恼了母亲，她执意要求父亲重新栽上一棵树。父亲说，相伴半生，从未见过她如此动怒。母亲卧病三年有余，父亲终究拗不过母亲，加上子女也纷纷劝说，他只得应允。

时隔许久，我回乡探望，埕头多了一株桂花树。母亲依旧守在树下，任凭风吹日晒，对砍树一事依旧耿耿于怀，时常念叨。我宽慰她，桂花待到秋日方能盛放，花期一到，满埕都会浸着清甜香气。父亲悄悄同我说，桂花树不会长得过高，他也会时常修剪。

今年暑假再回老家，远远便看见桂花树已然长到一人多高。丝瓜藤蔓攀绕枝干，条条丝瓜错落垂挂，好似五线谱坠下的音符，织成一顶别致的瓜伞，密密实实遮挡住骄阳。此时桂花树尚未开花，青枝绿叶静静等候秋日花期，让人想坐下小憩，又忍不住伸手触碰，静静聆听这顶瓜伞承载的心事。

父亲告诉我，听说我要回家，母亲一早就守在桂树之下，目光望向曲折的公路，不停叮嘱父亲提早淘米、炖上骨头汤、炒一盘丝瓜……

午后，水泥地蒸腾着滚滚热浪。母亲执意出门走动，想要坚持锻炼，盼着身体有所好转。为此她已经摔倒三次，次次磕碰得鼻青脸肿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却依旧不愿放弃。我紧紧跟在她身侧陪伴，她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走上一小段就要停下歇息。从自家埕院走到邻居门前，再折返桂花树下，不足五十米的路程，足足耗费半个多小时。

缓步途中，母亲轻声说起，为照料这株桂花树，父亲默默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修剪，日日不曾松懈，静待秋来繁花满枝。我想，待到金秋时节，桂花如期绽放，馥郁香气便能随风漫向远方。

一树更迭，从葱郁的公路树到待放的桂花树。树换了模样，“埕头”依旧，树下守望的身影从未改变。待秋风起，桂香漫野，那一缕花香、一根拐杖，还有遥遥望向“大岭头”的目光，藏着一位母亲绵长无尽的牵挂。

茶余饭后

词语里的人脸意象

◉**题目** 写文章要取一个题目概括主要内容和特点，“题”和“目”其实并列。“目”指眼睛，“题”的本义是额头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：“题，额也。”观察一个人，从额头、眼睛便可大致看出容貌气质。于是人们借用这个词义，用以概括一篇文章的主旨与特色，后来词义引申，也指考试试题。因题目具备标识作用，又称为“标题”。

◉**眉目** 我们常说一件事有了“眉目”，指事情现出头绪、有了进展。眉眼居于面部最显眼之处，观人先看眉眼。古人由此引申，把一件事最显露的线索、头绪，称作“眉目”。写文章也讲“眉目清晰”，便是指篇章条理分明，关键之处一目了然。